

致敬每一位志愿者

赵荣发

与始于2020年前的那场抗击新冠疫情相比,今年的上海抗疫更为扑朔迷离、费尽周折,但总有一群人,用同样的努力去夺取胜利——他们,就是抗疫志愿者。

4月21日,我就看到有位“警官作家”发出的一个微信视频,对身边的青年志愿者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和赞扬,而这些故事,同样出现在我家栋楼和微信群里。

在我的感觉中,我们这栋楼里的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几乎都是过往匆匆,两耳不闻邻里事的,想不到艰难时刻,他们却挺身而出,在楼栋和小区相继被控阶段,一次次地在临时组起的微信群里发出暖心问候,一次次地帮助下左右的邻居匀出油盐葱姜,牙膏手纸等急需品,抢先给大家搬运援助物资。有一次,分发的物品少了一份,一位志愿者毫不犹豫地说,“没事没事,我们家不拿就是了嘛!”大家得知此事后纷纷夸奖:“小伙子,依好有腔调啊!”

我还在朋友圈里,看到单位同事,以及其他朋友们参加志愿者服务的信息。和我曾经“搭班”十来年的小张是位军嫂,她爱人从抗疫一开始就驻守在营房里,就靠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既要居家办公,还得

辅导孩子上网课,照料好日常生活。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是到居委报到,担当小区志愿者。许多次,我早上给她发个问候,她直到下午甚至深夜才回复,“师父,不好意思,刚看到你的微信!”

4月25日,是一位和我同乡的老师55岁生日,原本她将告别讲坛,开启自己的退休生活,但是,为了确保在线教学的连续性、完整性,执教八年级语文的她决定把退休的日子,延续到学生们重返校园的那一天。她在生日当天清晨,向学生和家发出自己的一篇“云中寄语”,其中写道:“生命难免有痛,灾难限制了我们的行动,但这些都无法约束我们热爱生活,热爱上海的情怀。孩子们,让我们努力学习,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

在我的朋友中,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老同志,他们虽然受年龄等条件限制,只能安守在家,但还是用自己的努力,发挥出各自的贡献。新民晚报的老牌记者朱小弟自然无法与当年的同行一起,到上海火车站设摊,为滞留的返乡旅客送上热汤热面,但他还是一次次地宣传这类温暖的故事,同时还撰写了《我的阳台我的歌》系列组诗等

作品,其中有一首诗《头发》尤为独特:“我不会让发草/覆压我的耳际/我要倾听世界的声音/我不会让刘海/遮住我的双眼/我要看到人世的行径。”“我要把自己的长发/腌制成一把雪里蕻咸菜/熬过疫中缺菜时节/也想把这一蓬二毛/连着我的体温/捐赠给中医……”

这样的诗,倾注了作者的满腔热忱,如果说,安守在家,也是一种抗疫的模样,那么全弟老师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怎能不算一名优秀的志愿者!

还不止这样的文人,甚至还包括外来民工。说来也巧,就在这次抗疫封控前,我们楼栋603室正在装修,每晚只留一名外来民工守在现场,而这位民工恰恰就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滞留在楼栋里。幸好,在邻里相助下,他安然度过了两个来月的时光,当6月1日小区恢复正常生活时,这位老实巴结的外地民工,深有感慨地说出了一席话:“要不是大家的照顾,我哪里能够太太平平地度过这段日子,上海真的是个好地方!”

没错,在他眼里,楼栋的居民都是贴心人,而在我眼里,他与大家的坚守,他对大上海的赞美,丝毫不亚于一名志愿者所作出的贡献。

致敬这次抗疫中的每一位志愿者,因为有了他们,上海的抗疫才能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上海也才能赢得海内外人士信赖,重新焕发出国际大都市的魅力。

风吹麦浪

商长江

她飞起又落下。那飘飘忽忽稠密而杂乱的声音,对侧耳倾听的我们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那仿佛它们交谈的余韵似乎并不动人的曲调,传过低矮的围和更广袤的麦田,渐渐弥散到四面八方,其中两声嘹亮而悠长的起调过后,众声衰减,最后以若有若无的拖腔结束这场合奏。但我们并不能听懂听全,其中的几个音符传到我耳中,那微弱的咏叹调,已渐渐消逝在风中。

此刻,那辽阔的原野,幽静的树林,枯干的木头,高高的石堆,慢慢移动的羊群,似乎都被麻雀们朴实无华随性而又自然富有亲和力完全出自本能所演绎出的美妙乐章所征服,人间万物也被这只有麻雀们才能完成的神秘曲调所包裹。

天已擦黑,暮色沉沉。无边的静谧里,麦子微微晃动着纤细的腰肢,仿佛在等待一件未知事件的发生。轻轻荡漾着的风中,麦子似在窃窃私语,相互打着招呼,白

日子里,它们仿佛是不得不正襟危坐的演员,给乡村里的人们演了一天的戏,也开始放松一下筋骨。地边上有一棵孤独地站着的麦子,在风的吹动下似乎急切地呼唤朋友。村庄里有狗为不明的原因叫了起来,但那仿佛是自虚无缥缈的云天之外,而全世界似乎都在竖着耳朵听这狗吠声。但这声音有些奇怪,等那声音近了些,原来是鸽子飞过的动静。

此时此刻,扯下一两穗麦子,两手聚拢轻轻揉搓,轻轻吹去麦芒和一些杂碎,那青青的麦粒放在嘴里一嚼,一种清香和汗水充盈的感觉悄然涌入口中,那那时的记忆全都重新来过一遍。那时,也是初夏时光,一棵刚刚开花的楝子树在麦田里与紫苏地里的稻草人互相挤眉弄眼,而疯跑了好长时间的我们肚子咕咕直叫,于是就扯下一些麦穗揉搓起来,放在嘴里,大快朵颐。

天完全黑了下來。阵阵麦子的清香扑鼻而来,风吹麦浪,不就是风吹故乡,风吹岁月的声音吗?乡风阵阵,麦田荡漾,风和麦浪轻轻把幸福送进每一个村庄和每一条街道!也把希望和梦想送进每一个人的心中!

门口塘

石泽丰

里放下来的。它年年拯救了稻禾,拯救了门口塘里的鱼虾,使五谷丰登,让屋场上的炊烟袅袅不断,让孩子们快乐年复一年。

那时,门口塘是我们农村孩子夏天的嬉水之地,但必须在父母的严重监督之下,否则,一旦被发现,将会受到重重惩罚。12岁的陈林就吃过亏,险些丢了性命。一个夏天的黄昏,陈林和先松背着父母结伴到门口塘游泳,不会水性的陈林一脚滑到了塘底,水瞬间漫过了他的头,迫使他向上乱舞的双手。现在,这一幕被巍巍的父亲林叔看见了,林叔飞也似的跑到塘埂上,跳进塘里,一把抓起陈林的头发往上游,这才把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陈林给救了回来。从那以后,父母对我们的看管就更加严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只能在门口塘上头的沟里捉鱼。门口塘每次从河道里引水入塘的时候,就有许多鱼儿逆流而上,我和庆龙常常兴奋地在放水沟里用砖头垒起小堰,将小网兜固定在那里,不到半天的工夫,许多小鱼儿就钻入了网兜。这快乐的滋味,一晃眼,好多年过去了。

多年以后,屋场上的人陆续外出打

给他们几个。那石榴十分喜人,品种还叫冰糖石榴,粒儿如玛瑙,稀甜,没有酸头。结得有瓜大,给谁谁都舍不得吃,要放几天,说是留着看。

那无花果结得也十分喜人,有乒乓球大小,一瓣一白糖。老岳母年纪大了,没牙,爱吃它,每早她都在树下转。在我们家过时,无花果都是她吃,在她儿子家过时,我妻子都摘下来给她送去。

凡是人爱吃的果实,鸟都爱吃。鸟似乎比人还知时节,果实只要成熟了它们就来啄食。那些炸口裂嘴的石榴,鸟儿能掏

工,稻田开始荒芜起来,起先还有部分老年人耕种,后来,老人们失去了体力,耕种不了,稻田抛了荒。特别是屋场上的集体搬迁后,门口塘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蓄水、灌溉、养鱼,已埋入烟尘。它虽然还是石家大屋的一部分,但它仅仅是一口水塘而已。

上次回去,行走在门口塘的塘埂上,只见半塘水盛在塘中,塘的四周垃圾遍布,显然长时间没有人清理。一阵凉风吹来,塘中心的水面被吹皱,如一个长者的脸面,呈现出岁月的粗糙。门口塘彻底地败退了,它在现实中终究输给了时光,像一个看透了世事的长者,用空荡荡的胸膛承接接着露天的雨水,缄默。哪怕是风来雨去,也不言不语,如谜一般,藏着人回烟火。

门口塘是哪一年开挖的?我不知道。听爷爷说过,他的祖父小时候就饮过这塘里的水。也许,从石家大屋存在的那一天起,它就与之相存。或者更早,它就以一个小水洼的形式存在于那里,后来经过多次的开挖、筑坝,才形成我小时候所见的模样。它喂养过多少人?喂养过多少牲畜?门口塘很清楚。过去,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试图走出石家大屋,再也不被泥土和贫苦打败。如今,当一切如当初所愿的时候,我们回过回头,重新走上门口塘埂,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叛逃者。

空半个。无花果鸟儿能整个啄完,只留下果蒂。

刘开学

那些鸟,有麻雀,有黄鹂,还有一种鸟,个大,拖着长长尾巴,我叫不清它的名字。逢此,我就吆喝着把它们赶走,可是,时间长了,鸟儿竟习惯了,知道我不能把它们怎样,就赖着不走。这时候我也没辙,只能看着它们呵呵傻笑。很多早上,我还没起床,鸟儿们早把成熟的果子吃了,连个傻笑的机会也不给我。

深秋,大多数果木都上市了。我家果树上常常还剩下几颗果实没摘。我之所

刺管荷

吴海明

空中花园对面的山坡上,前不久好像盛开着一丛桃红色的鲜花,我定睛一看,这不是野蔷薇吗?这么多年都没有注意到,远离家乡的城镇,居然也能看到它。久违了,美丽的野蔷薇。

野蔷薇在家乡叫“刺管荷”,名虽不大雅,但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它。它傍田滕地坎而长,影响农作物的生存,就会被农民铲除;只有生长在山坡上,才能长得茂盛。春天到来之后,老茎根部会长出新茎来。新茎鲜嫩,外表有刺,被称为“刺管”,我们小孩子爱折断吃。此时需剥去外表的刺皮,吃那嫩绿色晶莹如玉的茎。那滋味甜中有种芳香,生津醒脑,齿颊留香,说不出的爽快。现在想起来都唏嘘顿足,十分向往。即使奔60岁了,每年下乡,总会顺手采摘路边的刺管,一饱口福。

野蔷薇大概于晚春初夏开花,它不同于月季和玫瑰,藤条长到一定的高度后,顶端生出花蕾,就不再往上延伸了。而它的藤条会蜿蜒而长,藤条的每一节都会长出蔓枝,蔓枝上再生出花蕾,一丛野蔷薇也就会盛开无数朵鲜花,这气势是月季和玫瑰不可比拟的。

在野花中,野玫瑰的花冠属于偏大的一种。色如桃花,粉红,也有白色。花瓣只有一层,共有五片半圆形的花瓣,中央是一大簇形如细丝,每根细丝的顶端都有个粉红小圆球的花蕊。花蕊挨挨挤挤,互不相让,从花瓣中央探出脑袋,有点招



蓝天碧水

李海波 摄

月照水,水映月。月亮照耀了千万年,年年如初见。从前不识月,化作白碗盘。童年的

我们,生处宽阔平坦的平原地带,时时见月,望见她像望见熟悉的故人。春分的月儿朗润朦胧,柔情似水;夏至的月儿轻灵动人,妩媚多姿;秋季的月儿澄澈透明,富丽雍容;冬至的月儿含蓄婉约,清冷孤寂。在每个时间节点中,月亮从未缺席。

父亲的名字有月,他给我们取的名字同样带月。如果月亮有味道,一定是清幽雅致的。深记得秋日在地里收花生的每个夜晚,父亲在前面拉拖车,我们在后面推。月亮在头顶,明晃晃,耀人眼。我们一路走,一路看月,一路闻着花生果叶的味道,一路吃着香甜的月饼。月亮,月亮,吟咏一声,唇齿含香,有风花雪月的美好。

常记夏夜月影。翩然而来,翩然而去。西边的霞光刚落尽,透着淡淡的红晕,大地还热乎乎。乡村炊烟升起,青色袅袅,东方的天空氤氲着烟火气。我们在厨房里吃西瓜,来不及抹嘴,又跑到晒场上点蒲蒿汤,等冒出白烟了,再满地跑。跑啊,绕圈啊,似乎就在等待呼之欲出的圆。抬头看天,变得青黑,几颗星子在闪烁,勾得心痒痒的。小弟将拇指和食指拢成圈,左右一合,即是望远镜。边蹦跳着,边数星星。小妹钻进院子,去摘胭脂花和凤仙花。我站在竹椅上,朝东方望去。到晚上七八点钟,月亮终于升起来

摇。仿佛是在招蜂惹蝶,让人艳羡;尤其是微风吹过时,那种颤巍巍的娇憨,真的撩拨得人心痒痒的。

野蔷薇花期较长,大概有半个月吧。在花谢花飞的暮春,给山乡的田野戴上了鲜艳的花冠,增添了几多亮色。每天早锻炼后,我都会面向野蔷薇而立,虽然闻不到它的芳香,但鼻子里总觉得有股特有的味道,这就是留在记忆中野蔷薇的味道啊。咀嚼着,品味着,成了我精神中的一种享受。这两天,花谢了,也让我有些许伤感;虽然花开花落,自然规律,且来年还会再开,但我还是恋恋不舍,想得很多很多。

还是叫它刺管荷吧,这样更亲切,它让我的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甜甜的嫩茎既滋润了我们干渴的喉咙,更填饱了饥肠辘辘的肠胃。而成从茂盛生长开满鲜花的藤蔓又是我们小伙伴玩捉迷藏游戏的屏障。可以说,整个春天我们一有空就会往有刺管荷的地方跑,那里留下了我们童年的足迹,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

有时候,我吃着鲜嫩的刺管,也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刺管老了,人们不光不能吃,连想折断它都不敢,因为有锐利的尖刺在护卫着。自然界的一切生物总有自己生存下来的方法,就如刺管荷小时候你可以任意折断它,吃掉它,而一旦长大成熟后,就变得坚不可摧了。是啊,人也一样,小时候幼稚,容易摔跤,犯错误;长大了,成熟了,也就老练了许多。是老了,就很难追寻童年旧梦了,不像刺管荷,花落还会有重开之日,这也许就是我伤感的原因吧。不过,还好,有不老的刺管荷在,还愁没地方去寻找童心吗?

華亭風

孙伟安书

一碗月亮

邹娟娟

了!整个昏暗的天空,亮了起来,沁上淡淡的凉意。不知哪里吹来了一阵风,从脚底,渗入每个毛孔,我们好像仰卧在月亮的怀里了。一轮明月映乾坤,夜晚人间换新颜。彼时,大地变得无比温柔,那些高峻嶙峋的事物一半明媚,一半沉浸在阴影中,恰如素描,或是底色暗淡的油画。是的,世界如画轴,徐徐卷开,应和明月,柔软服帖。白日焦躁的祖父,此刻躺在竹椅上,一脸安详。草木静谧,俯仰生姿。和凤月下,我们愿久徜徉。

宇宙浩渺,时空无限,月光穿过无数山山水水,与万千人谋面、分离。我们望着月亮度过四季,度过青春年华;月亮陪着我们经历生老病死。记得祖父重病时,再三嘱托要靠窗窗口。母亲在那里摆了许多盛满水的碗。每当月亮出现,碗中映出小月亮,祖父凝望着天上的月和水里的月,目光炯炯,似乎忘记了身体的疼痛。

月亮,有阴晴圆缺,好比最伟大的心理咨询师,诉说人间的悲欢离合。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辽阔的,雅致的,清丽的,月色撩人,月亮永恒。

人生转瞬即逝,春江花月夜,如斯美景,能得几回闻?故乡即月,月是故乡明。没有月的日子里,一碗月亮,始终寄居在心中。我们行走于世界,从未走出这个圆!

心雨

陆联群

六月,有着太多的梦。想与你,一起逛逛街,喝杯咖啡;想与你,邀一些朋友,好好聚聚,说说心里话;想与你,一起外出郊游踏青,体会生活的乐趣。此刻,窗外,正下着阵阵大雨,就让它,重奏所有的苦恼和困惑,勇敢地,去找回心中的那份干净和热爱吧!六月的雨,六月的情,注定留在彼此的心间,温暖今后的入生路!